

天都載五卷目錄

程楚翁忠義

善言惡願皆有報



記五代史闕文

蜜蠟

諺語之訛

行草上染蛇瀝簷溜芥有龍子

辨宋史薛奎傳之誤

六神占卦亦不可泥卜詞

余良弼卦影

費孝先以卦影知名

孟朔卦象

積善僅生

龜鼈不可食

虫與松人與象俱化石石化女子與麴

瘡破有雀飛鳴去

兩廉石

昇仙當以白晝

活石

石變玉占

姑獲鳥

賣鬼得錢

溫公却麟

相定身死後必貴

物因地變

知禽獸語

辨符文知馬聲佩聲吉凶食物有異識

積油生火

記博物志補

日食兵解為偶合

雪中芭蕉

見夏文愍字知其不終

辨麥秋

九州春秋

神物終化去

食犬當戒

自知三生事

唐紹知前生報應可畏

魔魁求食未四事

狐化新亡者

救命得珠四事

寓簡論易

靜以鎮恠

叔堅不爲恠動

吳雄不信擇日形家言

元忠鎮恠

周南鼠恠

鼠恠轉富

不用紫河車增壽

冥報亦以改過免

論茶益人

木竹類人形者

論生男生女之分

神人異類護善人

傅霖刑統賦

新火無毒

地火霜薄風災

白松

天都載卷之五

新都馬大壯仲履撰

秣陵顧起元太初

新都曹以植建父

秣陵焦尊生不害

秣陵焦周茂孝

豫章王嘉賓仲觀

豫章王嘉弼青蓮同族

余嘗紀宋林余處士傳後讀先丞相碧梧詩知程楚

翁事亦余流輩也而宋遺民錄及諸史多不載余

聊記其畧楚翁微婺源人性僻儻喜問學龜佐末

元兵入臨安汪東列郡皆下楚翁龍家費歸結取
死士將復郡城事泄被執掠掠幾死夜賂守者得
脫去時先丞相在番陽義不仕元楚翁往投之先
丞相義其爲人贈以詩曰汗竹丹鉛側空花粉黛
中尚懷丞相亮不署大夫雄有客來今雨誇予邁
古風幽情傾不盡渺渺碧雲東楚翁悲憤之意一
寓於詩所著述經兵火無存深可惜耳

宋江璘鄉稱善人其鄰史知縣者誇其能杖笞健士

璘俛首不答歸語其子燁曰史故寒士今居官以
杖士人自喜史氏且不昌汝其戒之是夕燁妻陳
氏夢一貴人入其家曰以汝家長有善言故來已
而有娠生萬里爲宋相家居死節列忠義傳云璘
神錄曰王延政在建安與福州構隙使其將吳姓
者帥兵向晉安吳新鑄一劍甚利將行携劍禱於
李回梨山廟且曰願以此劍手殺千人其夕夢神
譚曰人不當發惡願吾佑汝僅使汝不死他日手

軍旣戰敗左右皆潰散追兵將及吳師以此制自
勿而死是不但善行有報卽善言亦有報不但惡
事當戒卽惡願亦當戒感應之際微哉
余家有王禹偁五代史闕文一帙考之通考去因五
代史筆避嫌漏略者以備闕文余閱歐文忠五代
史俱已補入矣獨司空圖無傳王朴事傳未悉載
附記於此圖字表聖自言泗州人少有俊才咸通
中一舉登進士第雅好爲文躁於進取頗自矜代

端士鄙之初從事使府泊登朝驟歷清顯巢賊之
亂車駕播遷圖有先人舊業在中條山極林泉之
美圖自禮部員外郎因避地焉日以詩酒自娛
天下扳蕩士人多往依之互相推獎由是聲名籍
甚昭宗反正以戶部侍郎徵至京師圖旣負才復
世謂已當爲宰輔時要惡之稍抑其銳圖憤憤病
復歸中條與人書疏不名官爵但稱知非子又嘗
柰辱居士其所居曰稭胎谿谿上結茅屋舍曰休

休亭嘗自爲亭記

云云已上梁史舊文云

臣謹奏圖河中

鄉人少有文彩未爲鄉里所稱會王凝自尚書出爲絳州刺史圖以文謁之大爲凝所賞嘆由是知名未几凝入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知貢舉擢圖上第頃之疑出爲宣州觀察使辟圖爲從事既渡江御史府奏圖監察下詔追之圖感凝知己之恩不忍輕離幕府滿百日不赴闕爲臺司所劾遂以本官分司久之徵拜禮部員外郎俄知制誥故集

中有文曰戀恩稽命點繫洛師於今十年方春檢閣此豈躁於進者邪舊史不詳一至於此是圖見廢政多僻中官用事知天下必亂卽棄官歸中條山尋以中書舍人徵又拜禮部戶部侍郎皆不起及昭宗播遷華夏圖以密運乘輿卽時奔問復歸山故詩曰多病形容五十三誰憐借笏赴朝參此豈有意于相位耶河中節度使王重榮請圖爲得絹數千疋圖置于虞鄉市心恣鄉人所服一

而盡是時盜賊充斥獨不入王官谷河中士人便
圖避難獲全者甚衆昭宗東遷又以兵部侍郎各
至洛下爲柳璨所阻一謝而退梁祖受禪以禮部
尚書徵辭以老病卒時年八十餘臣又案祖室大
官如恭本字犯廟諱翔李振杜曉楊涉等皆唐朝舊族
本以忠義立心重侯累將三百餘年一旦委質朱
梁其甚贊成弑逆唯圖以清直避世終身不仕梁
祖故梁史拾圖小瑕以泯大節者良有以也王

周顯德中與魏仁浦俱爲樞密使時太祖皇帝已

掌禁兵有一日有殿直乘馬誤衝太祖導從太祖

自詣密地訴其無禮仁浦今宣徽院勘詰朴謂太

祖曰太尉時太祖檢校太尉各位雖高未加使相殿直送

臣也與太尉比肩事主太尉况帶軍職不宜如此

太祖唯唯而出臣謹案朴之行事傳於人口者甚

衆而史氏闕書臣昨重修太祖實錄已於李穀傳

中見朴遺事今復補其大者况太祖太宗在位

稱朴有公輔之器朝列具聞

蜜蜂一名蠟蜂蠟生於蜜而天下之味莫甘於蜜
淡於蠟蓋厚於此者必薄於彼理固然也

辛丑九日焦弱侯先生邀余登謝公墩座上一友曰
曾見欽天監內聯云夏至酉逢三伏熱重陽戌遇
一冬晴今諺云夏至有風三伏熱重陽無雨一冬
晴皆訛傳耳

摘青雜說云有人患脚瘡冬月頗無事夏月臭爛

痛不可言遇異道人視之曰爾因行草上惹着蛇

交遺瀝瘡中有蛇兒冬伏夏出故瘡痛也以生蝦

塘搗碎傅之匝三四換凡三四日有一小蛇自瘡中

出以鐵鉗取悉遂愈翰苑叢記云藤相客嘗因水

簾滑盪手覺爲物觸入指爪中初若絲髮然既

日稍長如蠟條縮不能如常始悟其爲龍伏瘡也

乃扣良醫石鼎用末治瘡之方石曰此水

散當以意去之歸可末

集德日者震厄之患麻如某言後因遇雷見火如
通身麻急以鍼灸指果見一物自鍼穴所刺出不
能爲災名醫錄云有患者飲食如故發則如癩而
色青黃小腹脹滿狀如妊孕醫者診其脈與証
異而難明主奏忽有一山夷曰聞開皇六年涇水
有人患此病蓋因三月八日過水食芹菜上不幸食之
識者曰此蛟龍病也爲龍遊於芹菜上不幸食之
而病也遂以寒食傷每劑五合服之數劑吐出

物雖小但似蛟龍狀而有兩頭其病者依而治之
獲愈此三事人所易惑不可不知

石林燕語曰天聖初明肅太后垂簾欲被袞冕新初
南郊大臣爭莫能得薛簡肅公問卽服袞冕陛下
當爲男子拜乎婦人拜乎議遂格天下服簡肅之
抗論云余讀宋史薛簡肅奏傳乃云太后謁太廟
欲服天子袞冕曰必服此若何爲拜力陳其不
可終不見聽及太后崩帝是左右泣曰太后疾不

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蓋曰其衣表見也服之豈可以見先帝於地下帝嬴卒以后服飲是太后未嘗從簡肅言與燕語不合石林宋人其自序曰縱談所及多故實嘗平日所傳於長老名流及出入中朝身所踐更者其所紀當實而傳成於史局諸人手不間無訛舛耳

今下者以六神看卦其占卜之詞不可盡泥書曰朕志先定昆命于元龜在人之志意先有定兆耳推

測不可不審尹審齋瑣綴錄曰成化甲午八月戊申予計江西當以是日揭曉未審弟嘉言得中否因命卜之初內卦得離九三白虎發竊意五爻坐青龍若再發則是龍虎榜動有中之兆至是爻果發蓋外卦得坤明夷卦也二爻發者皆兄弟海底眼云兄弟雷同難上榜卜者囁嚅不敢決予曰予意已卜之蓋予以兄問弟兄弟發者當動而來况在龍虎爻龍虎榜動也必中何疑予卽批卦揭榜

壁以俟小錄至京嘉言果中矣

近讀龔明之中吳紀聞載余良弼事又有占卦影者
附記之良弼當三舍法行時試上舍義題反覆用
天人之說遂中高選既貢京師道南徐訪一日者
撰著得卦影畫文書一軸書天人二字於其上卜
書兩甲兩癸又畫二鴈一入雲中一爲箭所中日
者云此文書二十年後可復用良弼以爲不然既
試南宮果不第退舍而歸累試皆蹉跌後罷舍法

赴省義題與預貢時不少異卽盡寫舊所作同舍
曰文格與今不同不可用良弼深以卦影之言爲
信竟不易一字鄉人用新格者俱見黜良弼得廷
試計撰著時適符二十年

卦影事今罕傳者大都其機隱事後方可驗東軒筆
錄曰費孝先以卦影名天下獨王平甫不善之嘗
語人曰占欲前知而卦影驗于事後何足問耶
峒知諫院費孝先爲作卦影畫一人衣金紫持弓

箭射落一雞垻語人曰持弓者我也王丞相生于辛酉卽雞也必因我射而去位則我亦從而貴矣翌日杭疏以彈荆公又乞留班頗諠于殿陛上怒降垻監廣州軍資庫以是年八月被責垻歎曰射落之雞乃我也李璋嘗令孝先作卦影畫雙鳳立于雙劍上又畫一鳳據屬所又畫一鳳于城門又畫一鳳立重屋上其末畫一人紫綬偃卧四孝服卧于傍及璋死其事皆驗劍上雙鳳者璋爲鳳寧

軍節度使也屬所者嘗知鳳翔府末年謫官郢州召還卒于襄州鳳臺驛襄州有鳳林闕也初兩子侍行璋旣病夕復有二子解官省疾至裏之次日璋薨四子縗服之應也

吹劍續錄曰大觀三年五月天子視學學官孟翊補出卦象一軸以爲本朝當中微有再造之象行將見之上大怒編管海州死後七年金入寇高宗中興卦象想亦卦影耳

復齋日記載滑壽

字伯仁

治人疾不拘拘方書而以

意處劑無不效秋日游虎丘山一富家有產難來

號櫻寧

求醫先生見新落梧桐葉拾與之曰歸急以木煎

而飲之歸飲果產同游者問出何方櫻寧曰醫者

意也何方之有夫姪已十月而難產者氣不足也

桐葉得秋氣而墜用以助之其氣足矣寧不產乎

余讀朱右櫻寧生傳不載此因記之

通志曰龜鼉之老者能變爲邪魅多年之鼉入水化

爲龍梁周興嗣常食其肉後爲鼉所憤便爲惡瘡
實強靈之物不可輕殺

余讀錄異記云會稽進士李眺偶拾得小石青墨平

正溫滑可玩用爲書鎮偶有蠅集其上驅之不去

視之已化爲石求他蟲試之隨亦化焉殼落空置

與石無異此有情化爲無情也又云婺州永康縣

山亭中有枯松樹人斫伐之誤墮乘殺於水

爲石因取未化者投之隨亦化焉其所化者

及皮與松無異且堅勁此朽物化為堅物也

永康縣枯松化石事與此稍異荆州詔因臨賀馮乘縣有故縣

相傳漢淮南王被誅其子奔來至一夜忽化為石人當縣面而立百姓怪而觀之其迫察者手足寒不瘡爛山川紀異曰河南府東有家莊漢時西伯以象馱經至洛陽化為石今石象猶存此亦有精化為無情也幽明錄曰陽羨縣吳龔嘗於漢中見五色浮石因取內床頭至夜化成女子此乃無情

化為有情也文苑英華載王雱奏武威郡耆耆禾天寶山周回五六里石化為麪在近村闕及諸村落自今載正月以來取食甘美益人天寶三年也唐會要載太和四年八月太原節度使柳公綽奏雲蔚代三州山谷間石化為麵人取食之此乃堅物化為朽物也

人誤服蛟龍子在腹中成疾者理宜易曉而問者載金州防禦使崔堯封有甥李言吉者空

忽奏而生一水壑漸大長如鴨卵其根如盤且
其目不能開堯封惠之他日飲之酒冷大醉遂
去之高古不知覺也贅旣破中有黃雀鳴噪而去
此則理之不可曉者

吳文定匏翁集中有康石記蓋指陸續鬱林石耳
爲鬱林太守罷歸不載寶貨舟輕不可越海用巨
石重之至姑蘇置其門號鬱林石齊書載虞鳳爲
晉平太守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惟清康

太守乃得見愿往觀清澈無隱蔽余謂此石亦可
名康石也

凡昇仙者多以白晝蓋乘陽氣不落陰魔耳夷堅志
曰武當王道士行五雷法甚驗其師劉先生道業
頗高一日昏暮時雲霧擁門幢幡旌節相望踵至
一仙童持上天詔召劉上昇王曰常聞昇天者多
在白晝今已昏黑切恐陰魔作祟須審諦之劉不
聽叱之使去曰吾生平積功累行時節因緣至

而集無多言乃沐浴更衣跣坐幡石上與衆別談
王密返室敕呼雷部神將忽霹靂一聲震起仙童
與幡節俱不見俄頃再震有黑氣一道長數千百
丈直下巖谷中明旦出視窮其血迹所止有巨跡
死焉

晏溪志載海陵聖果院有古井欄南唐保大中造舊
有綆迹深寸許今復生合疑活石云余謂衡州府
羊角山石尤活石之異者志載石在府治譙樓前

有人自西蜀青城山來尋羊角山石鄉人指示之
其人扣石云青城山有書石忽開書入復合人亦
不知所往

石變爲玉不可謂吉兆隋開皇末高祖於宮中埋二
小石於地以誌置床之所未幾變爲玉劉向曰玉
者至貴也賤將爲貴之兆大業末盜皆借名號賊
僧傳云隋相州刺史內楊公薛冑所居堂礎忽變
爲玉冑謂爲善徵設齋慶之釋靈林云新羅國王

宜慎之戒之可禳之以福胄不從其言後務
逆事相連乃流之邊裔追悔晚矣
姑獲鳥一名夜遁一名鈎星一名隱飛爾雅埤雅爾
雅翼通志略古今注由史俱不載本草及荆楚歲
時記載之而玄中記載之獨詳亦鳥中之至怪者
也記曰姑獲晝飛夜藏蓋鬼神類衣毛爲鳥脫毛
爲女人名爲帝少女無子喜取人子養爲子人養
小兒不可露其衣此鳥度卽取兒也荊州爲多昔

豫章男子見田中有六七女人不知是鳥匍匐往
先得其毛藏之往就諸鳥諸鳥各走就毛衣衣之
飛去一鳥獨不得去男子以爲婦生三女其母後
令女問父知衣在積稻下得衣以飛去後以衣迎
三女得衣亦飛去余近見宋鬱儀駢雅亦載此鳥
名

列異傳曰南陽宗定伯年少時夜行逢鬼問曰誰鬼
曰鬼也鬼曰卿復誰宗欺之曰我亦鬼也欲至

市鬼言我亦欲至此共行數里鬼言步行大勞可
共迭相擔也宗乃大喜鬼便先擔宗數里鬼言卿
大重宗言我新死故重耳宗因復擔鬼鬼略無重
如是再三宗復言我新鬼不知鬼何所畏鬼曰
惟不喜人唾及遇水宗命鬼先渡聽之了無聲宗
渡有聲鬼問何以作聲宗曰新鬼不習渡水耳勿
怪行將至死市宗便擔鬼至頭上急持之鬼大呼
聲咋咋求下不復聽之徑至死市着地化爲羊便

賣之恐其便化乃唾之得錢千五百乃去

古之論麟者虜身牛尾一角春秋之書麟亦曰有虜

而角麟辨之亦無難者而宋時交趾貢麟司馬光

言真偽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爲瑞若偽爲遠

夷咲願厚賜而還之此真千古名言也當國者宜

以溫公爲法不可自附於東方朔之識畢方終軍

之辨鼯鼠劉向之識貳負諸葛恪之辨僂僂強以

自見也

相有能定身後之榮貴者陳文孺雜記云皇朝仁祖一日坐東廳簷下忽有一道士長髯藍衣徘徊直入揖而言曰好箇公公八十三當大貴仁祖異之留之茶不顧而去後仁祖喪於正至四年甲申至洪武元年戊申冊加尊號適符八十三之言或曰此多神仙者流非相術所能知然余又讀永叔歸田錄載張堯封家甚貧或相之曰視子之相不過慕職然骨貴必饗王封後堯封進士及第

終幕職其女温成后貴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清河郡王始驗相者之言龍城錄云武居常則天高祖也願下有鬚若猿頰人呼爲猴頰郎面上有四靨一日遇一丐者曰郎君當有身後名面骨法當刑然有女當八十年後起家暴貴尋亦浸微居常不信後卒如丐者言唐程行謹爲陳留縣尉有老人相其官壽從今以後有三十一政官年九十餘官至御史大夫及僕射程後果爲御史大夫

九十餘卒贈僕射右相如其言則貴在身後而預
關生相者理亦有之也

物因地變如橘過江則化爲枳之類者頗多是植物
類也若動物中凡蛇死皆閉目惟斲蛇目開生舒
斲兩界間卽一開一閉雞踰嶺而黑鵠鵠踰嶺而
白玄覽曰東流有麥魚越瀨則化爲蜻蜒瞿塘之
南有猿徙之北岸則不啼皆地氣使然耳

博識得於閱覽此理之常也至如論語疏公冶長辨

鳥雀語云啾啾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栗車脚踏

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與共咏人驗之果然左

傳介葛盧辨牛鳴論衡詹何聞牛鳴而知黑白也

朴子李南知赤馬之言史記秦仲知百鳥之音與

之語皆應論衡廣漢陽翁偉能聽百鳥音地里有

稱伯益知禽獸言語後漢書魏尚魏志管輅北齊

書張子信來也徐守榮盜都春看傳揚宣在陽朱

賢蓋讀成武王書

獸語述史神速若能作性請其城老父傳神

解雞語

舊傳白鳥年得登太白遺書一書誤之謂雞九天命語大地歌詩又和苑有鳥鳴書

一卷生禽有解鳥語二卷

燭言語餘鷄書殿尚書志卷之

抱朴子云吳世有介象者能讀符文知誤之與否有

人試取治百病雜符及諸厭劾符去其龜題以示

象皆一一據名之其有誤者便爲人定之武后朝

裴知古以知音直太常路逢乘馬者聞其聲云此

人當墜馬行未至十里馬驚墜地死又韓人迎婦

聞婦佩玉聲曰此婦不利姑是夕姑有疾亡此與

余前所記王生聽丁晉公馬蹄聲者同符朗善識

味有人殺雞食之朗曰此雞棲恒半露間之果然

又啗鴉炙知白黑之處咸試而記之無毫釐差正

與師曠荷湯識勞薪易牙辨淄澠皇甫玄晏識麥

有杏李奈三味李贊皇辨建業水同皆不可常

測也

博物志曰積油滿萬石則自然起火武帝泰始

天

庫火積油所致和氏使使曰油積越石反來
審草皆能出火此皆物理自然非異怪也

游用之博物志補曰水居一名魚伯夫水有之狀如
人乘馬衆魚爲之導從漢未有入於水際見之人
馬皆有鱗甲如大鯉魚但其手足耳鼻極類人也
今人於大水時見人乘馬者輒以爲怪抑或水居
之類未可知也

載藉論日食如京房劉向董仲舒言人人殊皆主社

徵宋眞宗時親征澶淵是時契丹在河北駕在河
南忽日食盡眞宗懼甚司天監官奏按星經主兩
軍和解眞宗不之信檢晉天文志亦云和解已而
契丹兵果自退馳書求通好其亦附會者偶合耶
僧惠洪有雪裏芭蕉失寒暑之句蓋譏玉維雪裏芭
蕉圖耳皆以此非雪中物朱新仲雜記云嶺外山
江東大雪芭蕉自若紅蕉方開想惠洪未至嶺外
故云陸安甫叢殘錄云郭都督敏近在廣西

雲中色蕉雲後亦不壞也天下物未見者不可輕
雌黃如荆公落英事正類此

桃源縣有三義廟在河岸往夏文愍言赴召攜舟瞻
謁手書天地正氣一篇又書聯云王業于今非蜀
士英靈到處是桃源刻於廟中後一御史見公字
驚曰公字帶有刀鋒其殆不免乎公果被刑

月令麥秋至注謂秋爲成熟之候麥當成熟故云麥
秋北史蘇綽傳曰嘉苗須理麥秋在野鷺停於室

意與注同野客叢書亦引細素雜記証之意亦與

注同而蘓伯衡著空同子有曰環慶無麥秋大梁

無螢無寒蟬則伯衡謂實有此一種物矣

蘓在李獻吉前

九州春秋曰青州刺史焦和多爲滔水丸沉河湟寇
不得度

神物得造化精靈流傳于世間者甚少是以張華雷
煥有化去之說合一之論也元相國鎮江夏時嘗
秋夕登黃鶴樓遙望海濱有光若殘星焉乃令

信往觀之遂擢小舟直至江所詢彼漁云適獲一
鯉光則無之乃携鯉而來既登樓命庖人剖之腹
中得古鏡二如古錢大以面相合背則隱起雙龍
雖小而鱗鬣髯爪悉具既磨瑩則嘗有光耀公寶
之置巾箱中及相國薨鏡亦亡去又蔡州宣和間
有一士人家書室中忽見小蛇文章陸離蜿蜒几
格間見人不驚畏不敢傷也每日惟巳時則見至
午乃隱去日日如此士人異之不能名也因伺其

至則捕之置鐵絲籃中逮午觀之則堅冷化爲石
矣其質巧妙天成雖鬼工不能加也明日巳時則
復蠕動既又復爲石而屈伸蟠結之狀日日不同
士人寶畜携來京師示中人梁師成師成嘆曰此
神物造化之所寓也旋亦失去

問羊集曰余萬曆戊戌至宣城廣教寺有遊士謂余
曰余友人方伯公平生性喜食犬肉人嘗以斯投
其權又以彼膏然燈一夕燈作則夜聲公駭之候

天都事
磁燈于地七八塊塊具作唯喚拒物之聲復呼
隸人踏碎泯其迹至有如豆粒大者粒粒猶昨前
聲不已是夜悔之不復食集乃沙門法通所募者
人自知前生者如余前所載羊祐之類甚夥又有知
三生者廣異記曰唐曲沃縣孫緬家奴年六歲忽
視緬母咲曰娘子總角時曾養一野狐今憶否母
亦省之奴云爾時狐卽奴身也見鷹走入古冢後
爲獵人擊殪見閻羅王王以無罪當得人身遂生

海州爲乞人子苦饑寒二十而死又見王王曰與
汝作貴人家奴遂得至此今已三生矣陳克相議
餘曰元至正陝西有一小兒遇一縣官乃呼其名
作揖曰相別頗久縣官訝曰汝焉知我名小兒爲
言前生姓名又連舉舊與唱和詩數首縣官始信
其爲故人也復語官云自別君來已歷三生矣官
曰汝前生喜潛心玩易尚記憶否小兒咲曰直是
會用此工夫言已別去官曰此人受用大矣前

着故能出生入死不受生死後換北齊瑣言云劉
三復者登第歷任臺閣能記三生事云曾爲馬
常渴望驛而嘶傷其蹄則連心痛後三復乘馬
確之地爲緩轡有石必出之其家不置門限懼傷
馬蹄也問羊集曰維揚興教寺有土曾爲百夫長
過寺談及自知三生事客有好事者叩之曰某
一
生爲馬馬狀何如畏跌跌則痛徹心腑又曰某
一
生爲蛇蛇狀何如畏六月蒸暑又曰某一
生爲猪

猪狀何如畏身首分離在屠兒肉案時吾魂棲于
案下伺買者過或云二斤或云五斤或云十斤吾
魂從其多者而往於家是時悵惶四顧吾魂或浮
游于刀砧上或浮游于湯火間或浮游于盤器上
或浮游于匙筯間或浮游于口鼻間凡我肉處無
不到戀戀不已只待肉盡吾魂方釋又歸來附于
案下又待屠兒肉十毫都盡吾魂欲四逃茫然
向其土言畢淚下如雨

唐紹幼而通情知前生事而未嘗言于人雖妻子亦不知也後爲給事中同輩對門有一郎中李逸紹休沐日多召逸與之言笑情好甚篤或時爲具饌中堂偶食逸亦不知其所謂其妻詰紹曰君有隱名李逸非類君亟與之狎竊爲君不取紹默然曰非子所知也至開元初驪山講武紹攝禮部尚書玄宗援桴擊鼓時未三合兵部尚書郭元振遽冷詔奏畢神武赫怒將斬元振張說奏元振於社稷

有保護大功合赦殊死遂釋元振而斬紹先是一日紹謂妻子曰吾善李逸須死而言今時至矣吾自幼卽具前生事明日講武吾其不免吾前世爲某氏女旣笄適潯陵王氏子爲妻姑待吾甚嚴年十七冬至先一日姑令吾躬具主饌比畢吾息甚姑又令吾縫羅裙暹明服以待客吾臨燈運針夜分不息忽一犬衝扉入房觸燈燈僵油仆裙上吾且懼且憤因叱夫夫走突扉而扉反闔大周章都

伏床下吾復照燭將理裙汙而狼藉殆過吾懼姑
深責且懷犬觸燈遂舉床以剪刀刺犬偶中其頸
而剪刀一股亦折吾復以一股重刺之俄而犬斃
詰朝持裙白姑姑方責罵而吾夫適自外至詢其
故遂於床下引斃犬陳于姑前由是少解吾年十
九而卒遂生于此身往者斃犬卽今李邈吾明日
之死蓋緣報也行戮者必邈乎報應蓋理之常汝
無駭焉及翼日講武坐誤就戮果邈挑刀初一刀

不殊而刀折易刀再舉乃絕焉死生報猶影響至
刀折殺亦不異明皇尋悔恨殺紹以逆行戮大矣
終身更不錄用

冥報記曰司馬文宣河內人也頗信佛元嘉元年丁
母艱弟喪數月且整見其弟在靈床墓不異平日
文宣試與言田汝平生勤修行善若如經言應得
生天或在人道何故乃墮此鬼中弟然然不語
夕夢見其弟云生所修善業報生天靈床之

魔魅耳恐兄疑怪故以白足來宣明且令人
之鬼乃逃之庠下云餓乞食耳經日乃去世間
值此魔境者不可不知通論行善法收靈言
陸放翁避暑漫抄曰林中書彥振罷政事去不得意
寓揚州喪偶久之忽于几筵時見形飲食言語如
平生狀乃決責奴婢甚苦林徐察非是伺蹤掘地
得大穴有六七老狐中一白狐解人語告向林求
哀幸毋見殺林竟殺之迄無他通論行善法收靈言

人知隋侯活蛇而獲珠而不知漢武劉樞俱以活魚
蔡喜夫以救鼠膾參以救鶴皆有得珠之報漢武
帝鑿昆明池習水戰中有靈沼神池通白鹿原人
釣魚于原綸絕而去魚夢于武帝求去其鉤明日
帝見大魚銜索曰豈非昨所夢乎取魚去鉤放之
後帝得明珠元嘉三年春彭城劉樞自江陵歸鄂
下宿上明洲時夜月微明於宴次忽五人扣門
云我自鄂下來求見三人各長四尺餘容貌

皆白謂樞曰聞君儒者必修謂曰遠矣同安夜
俱醉于飲處便臥樞以被覆之及明尚寢舉被見
二魚各長五六尺目雖動而甚困不敢殺昇至江
中是夕樞夢二白衣人各執一珠置樞臥前不語
而去及曉枕前得二珠各徑寸宋景平中東陽夫
水永康蔡喜夫避住南壘夜有大鼠浮水而來伏
喜夫奴床角斃而不犯每以飯與之水勢既退喜
夫得返故居鼠以前脚捧青囊囊有三寸許珠如

置奴床前啾啾狀如欲語也宋詹參養母至孝曾
有鶴爲人所射窮而歸參參收養療治瘡愈放之
後鶴夜到參門秉燭視之雌雄雙至各銜明珠來
謝驚數萬緡家遂殷富

寓簡中論易亦多佳語如曰極否時能約已厚下則
否傾爲益取否上一爻而益其下非益乎交泰時
或剝下封上則泰過爲損取泰下一爻而益其上
非損乎雖益重也損下而益上斯爲否泰矣

三也損上而益下斯爲泰三夫蓋天下之
損益而已

見怪不可驚怕但宜鎮之以靜如桓公見紫衣之神
公亮大書入憲之手韋顛梟鳴金登科第鄧艾梟
鳴牙旌乃勝敵之兆唐率更令張文成聞於庭樹
而授官以此推之未必皆不吉

桂陽太守李叔堅爲從事家有犬人行家人言當殺
之叔堅曰犬馬喻君子犬見人行劫之何傷頃之

狗戴叔堅冠走家大驚林堅曰誤觸冠纓挂之耳
狗又於竈前畜火家益怔營叔堅復云兒輩皆在
田內狗助畜火幸可不煩鄰里此有何惡數日狗
自暴死家卒無纖芥之異

後漢河南吳雄季高少貧喪母葬不擇地喪事起
不間時日醫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及子訴孫
恭三世廷尉爲法名家家下邪趙典亦不恤諱忌每
入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其家

爵祿益用豐熾官至潁州太守子峻太僕以才
稱孫安世魯相三葉爲司隸

魏元忠未達時家貧獨有一婢方爨見老猿爲看火
婦驚呼元忠元忠曰猿憫我無人力爲執爨甚善
又嘗呼蒼頭未應狗代呼之又曰此孝順狗也乃
能代我呼奴又獨坐有羣鼠拱手立其前乃曰當
饑就我求食令食之夜中鶴鷓鳴屋端人將彈之
又止之曰鶴鷓晝不見物故夜飛此天地所育不

可使南走越北走胡何得傷之其後絕無雉

列異傳曰中山王周南正始中爲襄邑長鼠從穴中
出在廳上語曰周南汝以某月某日當死周南不
應鼠還穴中至期復來冠幘釋衣而語曰周南汝
日中當死周南復不應鼠適中鼠曰周南汝不
我復何道言訖鼠遂死失衣冠周南使卒取視之
如常鼠耳

幽明錄曰吳北寺中於非道人臥客中鼠從穴中

終祚後數日當死終祚時女小童大異云亦不
此且犬入戶必死犬至果死終祚後爲商閉戶謂
鼠曰汝正欲我富貴耳今違行勤守吾房勿令有
失時相溫在南川祭殺牛甚急終祚載數車車籍
買牛皮還東貨之有大獲還時室猶闐都無所失
其恠亦絕自是稍富

元末趙仁吳縣人家富忽患危疾醫云必得紫河車
而後愈仁惻然曰吾見人服此者非嘔血必發熱

毒無一善終且陰致人兒女出此胎者多難育我
死何足惜不忍令人兒女夭殤也卒不用是夜夢
玄帝告曰汝命當絕以不用胞胎一念增壽二紀
後九十一而終余曾見醫書云用其胞胎其子多
不育每勸人勿用因謂象人而用孔子猶惡而况
于胞胎乎

聖賢教人悛悔以改過爲亟近袁坤儀黃祈嗣真論
亦以改過爲第一如宋景三言而笑或違令則

有感余見冥報亦以改過免者筆于此以勉人
自新焉冥驗記曰潘國周氏有五子瘡並不能言
有人來乞飲聞其兒聲問之具以實對客曰君子
還內思過既異其言知非常人良久出云都不情
有罪過客曰試更思幼時事入內食頃出日記小
兒時嘗牀有糞菓中有三子母出屢取食因取三
糞菓各與之吞卽死母還不見子悲鳴而去常自
悔責客變爲道人曰君旣自知悔罪今除矣兒卽

皆能言

高似孫緯畧曰補農食經曰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悅
志華佗食論曰茶久食益意思壺居士食志曰苦
茶久食羽化陶弘景新錄曰茶茗輕身換骨相若
錄曰茗有真香煎飲令人不眠爾雅曰早採者爲
茶晚採者爲茗魏王花木志曰老葉謂之布當是
莽字細葉謂之茗陸羽茶經一曰茶二曰檟三曰
蔎四曰茗五曰薺昔杜育有茶賦曰調神和肉

解疾愈是似孫亦謂茶爲有益也余讀天台記曰
丹丘出大茗服之生羽翼博物志曰飲其茶令人
少眠睡李白集云余聞荊州玉泉寺近清溪諸山
其水邊處處有茗草羅生枝葉如碧玉玉泉真公
常采而飲之年八十餘顏色如桃花而此茗清香
滑熟異于他者所以能還童振枯扶人壽也茶譜
云蒙山有五頂頂有茶園其中頂曰上清峰昔有
僧人病冷且久遇一老父謂曰蒙之中頂茶當以

春分之先後多聚人力俟雷發聲併手採摘三日
而止若得一兩以本處水煎服則能祛宿疾二兩
當眼前無疾三兩固形楔骨四兩則爲地仙矣其
僧如說獲一兩餘服未盡而疾差南部新書曰大
中三年東都進一僧百三十歲宣宗問服何藥對
云性本好茶惟茶是求或出日過百餘碗如不出
日不下四五十碗因賜茶五十斤是茶之益人甚
矣乃唐右補闕母臯性不飲茶者代茶飲序略曰

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瘡氣損精終身之害期
大獲益則歸功茶力貽患則不謂茶災後本草論
書遂沿襲其說哭直集賢無何以熱疾暴終

草木鮮有類人形者而桂林有人面子如大梅李核
如人面兩目鼻口皆具肉甘酸如蜜煎其地又有
人面竹節窳而凸宛如人面人採爲拄杖見桂海
虞衡志而記載鴈宕山出佛面竹堪爲杖想亦其
類也又有篔簹竹節中有物似人名竹人堪治小

兒病

丘山字安道豫章南城人居三谷遂號三谷子乾道
初遇金華老人得金丹之術作金丹百問其三
八問云人之生如何分男女陰陽曰男先感而後
女應之者必生男也女先感而後男應之者必生
女也褚華谷祛疑說云開氣爲男開氣爲女一
一闢男女攸分褚氏遺書曰陰血先至陽精後
血開畏精精入爲骨而男形成矣國精先入

後參精開泉血血天居本而女形成矣施肩吾
呂傳道集云父精先進母血後行血包于精而爲
女母血先進父精後行精包于血而爲男肩吾
祖遺書之說與三谷華谷相反者不可不辨客座
輔一作腐談曰予三十年前嘗與燕山温次霄總管
夜話生男生女之分次霄深取三谷華谷之說且
曰孫思邈天癸一日二日之說不足取至論白玉
蟾氣血盈虛似月魄之說則證以素問所謂月始

生則氣血始精月郭滿則氣血實月郭空則經絡
虛蓋氣血自月上弦至望則盛下弦至晦則衰月
郭滿魚腦實月郭空魚腦減蛤與蟹皆然呂氏春
秋與淮南子皆不誣也愚嘗見士大夫之未得子
每以此語之多有得子者醫書載求男法多引褚
氏遺書之說誤人多矣吾鄉一貴公子連得二女
其後妾又懷妊喜告余曰今必得男吾用遺書法
也余曰若用遺書法當更產女他日果生女余

以三谷華谷之誕越一載生一男近會澄江郭伯
英間語及前溫次霄論褚氏遺書之說伯英慨然
曰吾爲此書所誤矣伯英蓋亦用褚氏遺書法者
連生六女而弗悟因告之曰速宜改正可也伯英
曰改正之法如何余曰陽精先至陰血從而包之
陽在內則男形成此乾道索坤而成男也陰血先
至陽精從而包之陰在內而女形成此坤道索乾
而成女也伯英聞之笑謝而去

善者天所默佑卽神人異類無不護持之者小說聞
記曰外王父中書令晉國公宣宗朝再啓黃閣不
比於權幸惟以公諒宰大政四方有請訴礙于法
者必固爭不已由是征鎮忌焉然志尚典藉雖門
施行馬庭列鳧鐘而尋繹未嘗少倦於承寧里第
別構書齋每退朝獨處其中愉愉如也大中三年
因請假將入齋惟所擾甲脚犬花鴨從旣啓扉而
花鴨連啣公衣却行叱去復至旣入聞花鴨啣

大吠轉急公亦疑之乃匣中拔千金劔按膝止
空祝曰若有異類陰物可出相見吾正人豈懼于
鬼輩而相迫耶言訖歛有物從梁上墜地乃人也
朱髮衣短褐衣色貌黝瘦叩頭惟曰死罪公止之
且詢姓名何爲對曰李龜壽盧龍塞人也人有厚
賂龜壽令不利于公龜壽上感德化復爲花鴨所
驚形不能匿令公若貴龜壽萬死之罪願以餘生
服事台鼎公曰待汝以不死遂命元從都押衙傳

存隸之明旦有婦人至第門服裝單急曳履而抱
持襁嬰請于閭曰幸爲呼李龜壽龜壽乃出其妻
曰訝君稍遲昨夜半自前來相見耳遂與龜壽同
止及公薨龜壽盡室亡去流作詰寓簡曰周世宗
嘗疑涇帥史懿欲叛密詔晉州節度使楊廷璋使
陰啗之廷璋明其無他懷詔書見之懿曰死不取
辭乞免妻子廷璋屏左右語之曰吾以百口保君
君單騎入朝可也懿從之遂得免禍及宋齊天下

廷璋猶在晉監軍荆罕儒者疑廷璋周之戚里近親也欲殺之以爲己功每見必衷甲懷刃廷璋知之待以誠心略無疑畏會春日當宴罕儒夙興尚早徘徊獨語曰事久變生今日不可失也因假寐恍惚如夢有神人謂曰廷璋忠實無異志不可妄殺驚覺汗下擲刀于地徑造廷璋再拜謝過具言所夢廷璋愕然曰有是哉吾昔者亦夢神人來告曰汝有陰德天固報汝吾爲汝解監軍之禍可保

無虞也吾夜半起坐命門容書幅紙記之方欲與君語而未敢也因探諸懷以示罕儒其所言神人容貌衣冠劍履無差焉二人相持而泣緒交終身世所謂陰報豈誣也哉又聞浦江義門鄭氏有天神主之每祭必于中夜家長率子姓男女以序列神常現形云吾天地間忠孝之鬼昔主江州陳氏今奉帝命爲汝家依表母得爲非義以取禍言訖而隱鄭氏建神光閣奉之其所以累葉同居神

助焉

刑統賦乃左宣德郎律學博士傅霖所撰余見其語俱駢對工麗古雅亦文之佳者趙文敏孟頫序之曰秦漢以降科條日繁下逮隋唐比例愈密柴氏有國乃命臣下刊爲刑統或者以其文義簡古可亞六經治獄之吏咸所誦習實百代不易之典趙之意亦取其不傷于煩苛云

隋書王邵傳曰邵以古有鑽燧改火之義近代廢絕于是上表請變火曰臣謹案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火不數變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也今溫酒及炙肉用石炭柴火竹火草火麻荻火氣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此高氏緯略語也余頃聞杜靜臺倬在荊州抽分時教人以取新火法云久火有毒是以人多有痰火用一桑木作一木墩不拘厚薄中刻一小窟上用一木鑽卽牽鑽不用鐵也用一人抽拽之火卽出以火紙

燒存性入權內閉熄用特置鑊傍接火即燃矣然
必存性方可用也此火乃新火無毒按論語註內
用四時木取火更妙

愛民者凡民間災傷當一一爲申達何可以桎拘余
讀容齋五筆地火霜薄風災之說未嘗不爲之三
嘆也慶元四年八月饒州餘干安仁有地火災地
火者蓋苗根及心萇蟲生之莖幹焦枯如火烈烈
正所謂蠹賊也九月十四日嚴霜連降晚稻未實

者皆爲所薄不能復生諸縣多然民訴于郡縣郡
守愛民有意蠲租僚吏多云法無此兩項又云九
月正是霜降節不足爲異案白樂天諷諫杜陵叟
一篇曰九月霜降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長史
明知不申破急斂暴征求考課此明證也元祐五
年八月之末秀州數千人訴風災吏以爲法有訴
水旱而無訴風災閉拒不納老幼相騰踐死者十
一人是皆牧民者之罪也

松未有以白稱者余讀吳明卿集有白松詩題云松
在密縣天仙宮不知幾千歲相傳軒轅氏三女葬
此因化爲白松詩曰何處松標歲月深葢宮寒色
晝森森龍文細結清霜老鹿尾高懸赤日陰二室
迴疑開雪嶺三花遙復妬珠林由來帝子顏如玉
詞客偏含萬古心

天都載卷之五終